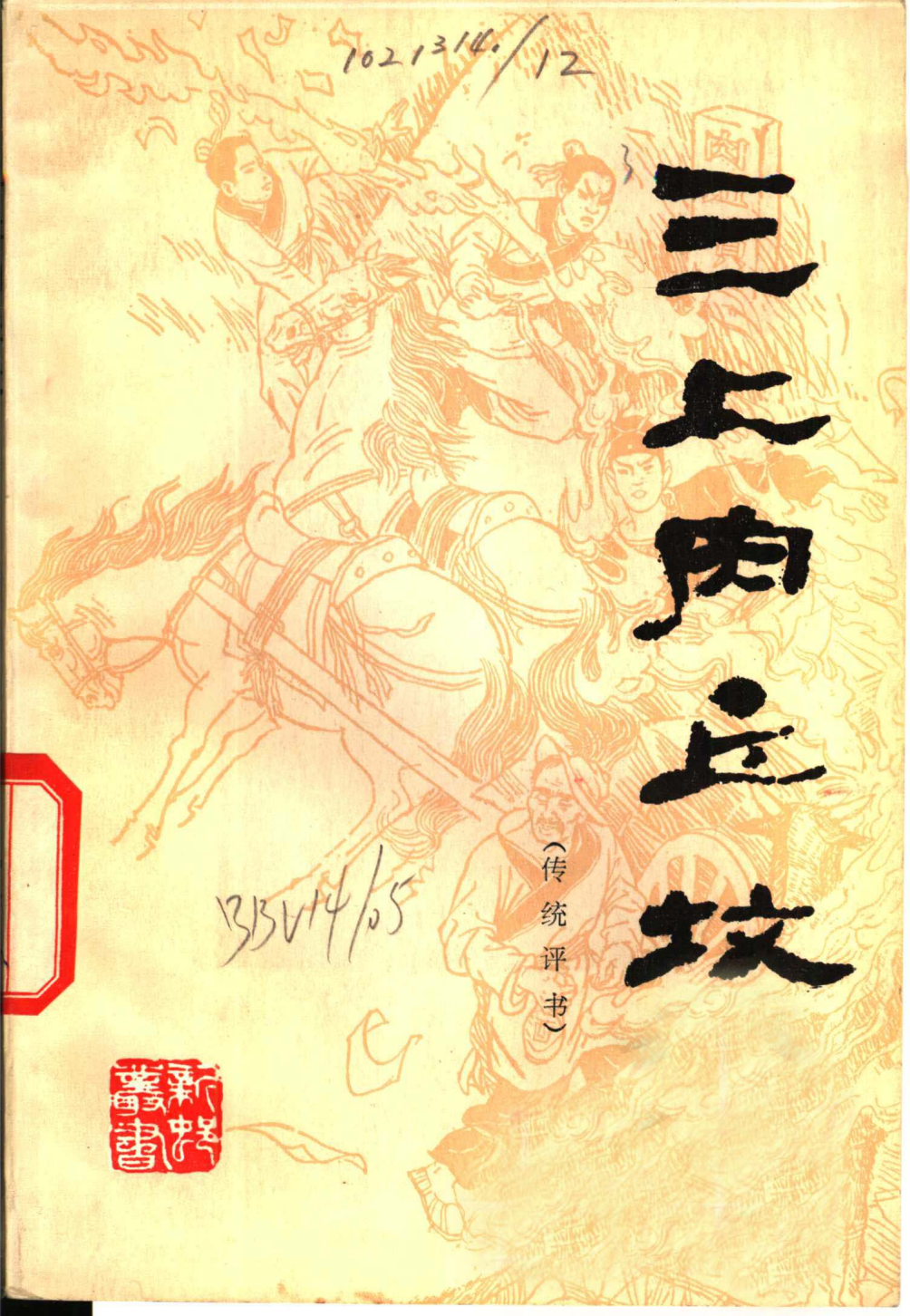


1021314. / 12

三 大 肉 丘 坟

(传统评书)

133614/05



《新村》丛书

三上肉丘坟

(传统评书)

刘宝成 陈显荣 改编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通俗的语言，生动的故事情节，用传统的评书手法，叙述了宋仁宗在位期间发生的一件奇冤大案。故事说的是，当时朝中出了个奸臣庞文，他见仁宗沉溺女色，便将女儿庞赛花送入宫中，深得宠幸，册封西宫贵妃，庞文也随之身价倍增，封为国丈太师。父女恃宠专权，阴谋篡位。

呼家将如同杨家将一样，同为宋朝开国元勋。因呼丕显承袭双王爵位时，在夸官路上怒打庞文，结下冤仇。庞文寻衅报复，定下“胭脂计”，以臣戏君妃的罪名，杀害呼家满门三百余口，只逃出呼守用、呼守信兄弟二人。呼守用大王庄招亲，生下呼延庆，这才引出呼延庆《三上肉丘坟》这部书。

本书故事完整，包括呼延庆出世，得宝马金鞭，云梦山学艺，大闹东京，火烧汴梁，相国寺打擂，力劈欧子英，千里寻父，挂帅征西，凯旋回朝，大报冤仇的故事。它道出了“忠奸如冰炭，正邪泾渭明”的哲理。故事生动，情节紧张。本书曾以《呼延庆打擂》为名在《新村》丛刊连载，得到读者的好评，今集纳成书，以飧读者。

《新村》丛书

三 上 肉 丘 坟

(传统评书)

刘宝成 陈显荣 改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%印张 2册页 117,000字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8,580册

书号：10091·844 定价：0.50元

目 录

- 第一回 天齐庙庞妃降香
胭脂计丕显遭诬 (1)
- 第二回 动非刑屈打成招
双岔口兄弟逃生 (10)
- 第三回 大王庄延庆出世
肉丘坟胜僧祭祖 (20)
- 第四回 大王庄再次遭劫
卧虎崖胜僧得鞭 (32)
- 第五回 瓦窑滩延庆认母
二虎庄兄弟结义 (41)
- 第六回 呼延庆二次祭祖
三兄弟大闹汴京 (51)
- 第七回 相国寺立擂比武
卢凤英替兄报仇 (60)
- 第八回 卢员外擂前招婿
呼延庆醉酒登台 (70)
- 第九回 二次上擂会和尚
力举石臼显神威 (77)

- 第十回 呼延庆力劈和尚
余太君遣将解围 (85)
- 第十一回 庞太师围困杨府
八贤王怒斥昏君 (90)
- 第十二回 齐平山叔侄相认
去幽州延庆寻父 (98)
- 第十三回 王金莲望城诉苦
肖赛红劝父出征 (106)
- 第十四回 葫芦王怒扯圣旨
李国母密召包公 (116)
- 第十五回 木兰关文广被困
肖赛红挂帅征西 (126)
- 第十六回 闯高关龙马显威
剪子口焦孟完婚 (134)
- 第十七回 双环峪文广脱险
金沙阵宋军遭困 (144)
- 第十八回 纪云英招婿夺印
卢凤英大破金沙 (152)
- 第十九回 破西凉活捉反王
设巧计奸党落网 (160)
- 第二十回 呼家将凯旋还朝
报冤仇御祭忠魂 (169)

天齐庙庞妃降香

第一回

胭脂计丕显遭诬

五代纷纷起兵刀，
英雄好汉下天曹，
万马营中生太祖，
一统山河归宋朝。

话说唐朝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英雄豪杰，揭竿而起，狼烟滚滚，刀兵纷纷。在陕西下马营生一好汉，姓赵名匡胤，身高九尺，面如重枣，仪表堂堂，结交天下豪杰，游遍关东、关西，拳打江南、江北十三省，并无敌手。千里送过京娘，威名远震。黄土坡遇见推车贩伞的周世宗，结了义盟，咸安收了郑恩，与张光远、郭宴威、石敬瑭、高怀德等好汉，意气相投，结为兄弟。后来世宗柴荣登基坐殿，封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之职。不久世宗晏驾，兵变陈桥，众将相推继了大位，宋太祖驾坐汴梁，曾三下南唐，平了两川四省，天下一统，归了大宋。太祖传位于太宗，征河东，义收呼延赞，平刘宠，收了杨家父子。后来，肖太后大摆天门阵，金沙灘一战，杨家七郎八虎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出家的出家。直到真

宗晏驾，四帝仁宗驾临凌云阁，观看功臣像，思念呼家父子功高，呼丕显才代职封王，夸官怒打庞文，庞妃西宫娘娘用毒计诬陷双王呼丕显，全家被斩，幸亏走了二子呼守用、呼守信。呼守用大王庄招亲，生出三汉胜僧呼延庆，这才引出《三上肉丘坟》这部书。

话说这一日，四帝仁宗驾设早朝，文武百官三呼已毕，分班侍立。灵台官黄文炳上前奏道：“臣夜观星相，我主不日即得西宫贵妃，不出三日朝见天子。”仁宗龙心大悦。忽然黄门官上殿，启奏万岁，言说新贬的文官庞文朝门候旨见驾。天子心下不悦，暗想：庞文，你诬奏呼丕显不实，朕将你削职为民，何事又来见朕？当即宣他上殿。庞文叩头奏道：“我主圣明，如同尧舜，臣闻我主西宫未满，臣有一女，小字赛花，愿献万岁侍寝，不知万岁可纳否？”仁宗贪恋女色，急宣庞赛花上殿。书中交代，这乃是黄文炳给庞文出的美女胭脂计。一则可使庞文官复原职，二则可陷害呼家替庞文报仇。再说这庞赛花生得面似桃花亚赛芙蓉，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一笑两个酒窝，美貌多姿，妖艳迷人。仁宗一看，喜出望外，真乃仙女一般。心想：朕正少一西宫，庞文能将女儿献上，可见他还有几分忠心。当即封庞赛花为西宫贵妃，封庞文为国丈。庞文父女叩头谢恩，众文武大臣惊异不止。这时，包公不在朝中，正在陈州放粮未回。有几个老臣想上奏劝止，见仁宗如此贪恋美女，知道劝也没用，只好作罢。

自从庞妃进宫，仁宗六宫粉黛专宠一身，朝夕留恋西宫，终日吃喝玩乐，不理朝政。朝中大事都托付给庞文掌管。庞文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庞龙，次子庞虎，他俩依仗父亲

庞文的权势，姐姐庞赛花的得宠，也封为国舅，任总兵之职，代管三台营的众将。这两个小子横行京中，黎民百姓敢怒不敢言。朝中群臣纷纷奏本，怎奈仁宗皇帝百般庇护，说什么不看庞家看孤家，不看孤家还得看他姐姐是当朝的西宫贵妃。一些忠臣良将气愤不过，辞官不做，闭门不出。那无佞天波府长寿星余老太君，对此也无可奈何，挂出绝户牌，听封不听调。庞文更加目中无人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进出宫廷横行无忌。

这一日，仁宗和西宫庞妃正在饮酒作乐，庞赛花想起呼丕显羞辱她父庞文之仇尚未得报，不由得眉头微皱，脸露不快。仁宗忙问：“爱妃，莫非身体不爽？”庞妃连忙向天子敬了三杯御酒，娇滴滴地说：“皇上，小妃在家曾许下大愿，若得皇妃之位，愿去东岳天齐庙降香还愿，明日正是三月二十八日，不知我主准与不准？”仁宗说：“既是爱妃还愿降香，朕岂有不准之理。”仁宗这么一答应不要紧，庞妃趁热打铁，连忙跪倒，口称：“谢主龙恩。万岁，可带多少人马，何人保驾？”仁宗一听，又是气又是乐，问道：“爱妃，此举不是上阵临敌，何须带领人马？”庞妃忙说：“为妃若去，不带满副銮驾，岂不被黎民百姓小瞧！”仁宗禁不住庞妃软磨硬缠，只好答应庞妃降香，带五百羽林军，满副的銮驾，庞龙、庞虎两个国舅护驾前往降香。庞妃谢恩，陪仁宗举杯畅饮，一夜无话。

庞妃为何要去东岳天齐庙降香？这里有一段缘故。原来昨天灵台官黄文炳暗告国丈，言说呼丕显也去天齐庙降香，何不叫西宫娘娘借去天齐庙降香之机，向呼丕显寻衅，找岔，在天子面前告他一状，借机将呼丕显除掉，岂不是拔了眼中之刺。

钉、肉中刺。庞文听了黄文炳献的毒计，连夜进宫将此计偷偷告诉了西宫娘娘。他们定下胭脂计，为的是暗害呼丕显。

第二天，仁宗起了床，庞赛花梳洗打扮，净过粉面，换了龙凤衣，扎上六合地里裙，罩上风冠，由宫娥彩女搀扶着上了香车龙凤辇。庞龙、庞虎率领羽林军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左一右，耀武扬威，前呼后拥，威风凛凛地出了宫门。穿过御花园，绕过护宫河，拐过正阳街，庞龙、庞虎口宣御旨，西宫娘娘出宫降香，大街小巷，悬灯结彩，黄沙铺地，士农工商，黎民百姓肃静回避。这日东岳天齐庙正是庙会，人山人海，听说西宫娘娘降香，不管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，都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庞龙、庞虎下了坐骑，西宫庞妃的车辇停在庙前，有宫娥彩女搀扶下了香车龙凤辇，堵在门口。正在这时，就听从东大殿那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此人正是呼丕显。他自从封王以后，老母马氏夫人卧病不起，他才到东岳天齐庙降香，为母祈祷安康。呼丕显宝鼎焚香已毕，正想浏览大庙，就听家人禀告：“王爷，西宫娘娘降香来了。”呼丕显一听西宫娘娘也来降香，心里犯了核计。娘娘降香理应参见，可是庞文老贼父女心地险恶，还是回避为佳。呼丕显做梦也没想到，晚了，等他走到大殿天井之中，西宫车辇和随从早已将庙门堵个严严实实。庞龙、庞虎厉声喝问：“前边何人？胆敢阻拦娘娘的銮驾！”呼丕显此时甚是为难，有心上前参见娘娘，那是打心眼儿里不愿意。不参见吧，又怕西宫娘娘在万岁面前说他的坏话。万般无奈，只好整整衣冠，抖抖蟒袍，下拜道：“皇妃在上，呼丕显有礼了！”西宫娘娘柳眉一挑，心中暗喜。哼！别说你是双王，你就是三王四王又能将

我庞赛花怎么样。今几个，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，也叫你知道知道我庞娘娘的厉害。她想到这儿，用手一指，高声喝道：“呼丕显，你刚刚当上几天王爷，就不知天高地厚了。我奉旨前来降香，你就该回避才是。可你来到这里，不但不回避，反而故意冲撞我的马头，这不明明是调戏为妃吗？二位国舅，赶快给我拿下！”庞龙、庞虎真的动起手来。若论呼丕显的武艺，上山能打虎，下海能捉龙，横推八匹马，倒曳九牛回，单膀一晃有千斤之力。今天，当着西宫娘娘的面，只好让庞龙、庞虎三分，只轻轻一扬胳膊就把这两个小子推了个趔趄，踉踉跄跄跌倒在地，摔得鼻青脸肿怪声嚎叫。西宫娘娘一看两个弟弟被呼丕显摔得满脸是血，顾不得贵妃之体，抢上前去伸手抓住呼丕显的玉带，不由分说举手便打。呼丕显忙说：“娘娘千万莫要动手，为臣见驾来迟，万望娘娘高抬贵手。”庞妃早就恨透呼丕显，昔日夸官打过她父庞文，久欲加害不得下手，今日趁此机会，又有他人见证，便放开胆子连撕带打，犹如泼妇一般。呼丕显怕招惹是非，不敢还手，左躲右闪，还是被西宫娘娘打了几下，将蟒袍扯坏。呼丕显心中暗想：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于是，他翻身挣脱，冲出庙门，抓缰上了坐骑，带领家人扬长而去。

呼丕显这一跑，把个庞妃气得发昏。她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忙将头上凤冠拽了下来，摔在地上，用脚乱踏，又将青丝乌云弄乱，用手挠了几下香腮，流下鲜血，这才悲悲切切地哭着上了香车龙凤辇，转回紫禁城。午朝门外黄门官启奏，西宫娘娘降香回朝。等庞妃哭着下了凤辇，来到金銮殿下，更加大放悲声。仁宗听到庞妃的哭声，惊异万分，不觉



心中一动，手扶龙书案低头往下一看：哎呀！那千娇百媚的贵妃冠带毁坏，青丝散乱满脸伤痕。忙问：“爱妃，你奉旨降香，为何落得这般模样？”西宫娘娘双膝跪倒，泪痕满面说：“启奏万岁，臣妃奉旨到东岳天齐庙降香，刚进东岳庙门，黎民百姓皆已回避，庙中无人，不想走出呼丕显，他目无圣上，听说臣妃美貌，便动手掀开轿帘偷看容颜，是我将他申斥，谁想他大骂万岁荒淫无耻，并将臣妃的衣裙扯碎，凤冠摔坏，百般调戏，见妃不允，动手将妃打伤，多亏两位国舅带领羽林军赶到，才逃回来见驾，望万岁为臣妃作主！”仁宗双眉紧皱，忙问：“贵妃，此话当真？”庞妃说：“万岁，两位国舅和宫娥彩女都见到，小妃怎敢在万岁面前撒谎。”说罢，又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。这下可把仁宗气坏了，用手指着朝门之外高声喝道：“呼丕显呀，呼丕显，孤家待你不薄，才封你为王，千不该万不该陡生反心，调戏朕的爱妃，孤家岂能饶你。”说罢，走下龙书案，来到庞妃身边好言相劝，安抚毕，让宫女扶她回宫安息。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说呼丕显降香受到西宫娘娘的羞辱，急中生智跑回府中。一想，事情未必善罢甘休，但我呼家三代忠良，问心无愧，怕她何来。又一想，庞赛花定上金殿奏本，我何不也到金殿向万岁言明，也好分清是非曲直。呼丕显想到这里，急忙禀过老母上朝去了。他行至午门下马，黄门官替他回话，“呼丕显朝门见驾。”仁宗正在气恼，听说呼丕显前来，便说：“传孤家的口旨，宣呼丕显上殿。”呼丕显走上金殿，倒身下拜，口呼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，臣呼丕显前来见驾！”仁宗用手一拍龙书案，“呸！胆大呼丕显，你

欺朕太甚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调戏孤家的爱妃，辱骂孤家，焉有君臣之礼！”呼丕显吓得冷汗直流，忙爬前半步，连连叩头说：“万岁，请听臣言，为臣天胆也不敢调戏娘娘，只因有愿在先，今晨去东岳天齐庙降香，正赶上娘娘也到，为臣赶忙出庙，不料遇见西宫御驾，娘娘不由分说下辇便打，请万岁明鉴。”

这时，班中走出国丈太师庞文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老臣有本奏呼丕显。”仁宗道：“国丈平身落坐，有话只管讲来。”庞文用青白眼斜睨一下跪着的呼丕显微微冷笑，躬身向仁宗奏道：

“呼丕显欺君罔上，目无王法，有杀头之罪，望万岁准奏。”

自庞妃进宫，仁宗宠幸备至，形影不离。今日西宫娘娘奏本，焉有不听之理，加上庞文火上浇油，仁宗不由龙颜大怒，吩咐侍臣，颁发御旨，革去双王呼丕显的功名利禄，等待午时三刻开刀问斩！两旁文武百官，见仁宗怒气冲冲，无人敢劝。这时，班中走出三朝元老王延龄，他跪倒在龙书案前。仁宗本欲不理，怎奈王延龄是三朝元老，便硬着头皮道：“王爱卿，朕无宣诏，何故见朕？”王延龄道：“老臣有本，冒犯天颜，双王呼丕显犯了什么大罪，将他绑出朝门开刀问斩？”仁宗脸往下一沉说：“他去天齐庙降香，调戏贵妃，辱骂孤家，殴打国舅，难道还不该斩首吗？朕已有旨，朝中文武百官一概不准保奏呼丕显，如有保奏者一同问斩。王爱卿，快快下殿去吧！”王延龄将头抬起，问道：“我主万岁，说呼丕显调戏西宫娘娘，何人为证？不审不问，推出就斩，臣感不平！”仁宗沉思片刻，深恐群臣不服，只好宣旨道：“朕准王爱卿所奏，速传三法司上殿！”这时就听有人喊：“万岁，万岁，

万万岁，微臣有礼。”再一看，阶下跪的正是三法司正卿黄文炳。黄文炳怎么又当了三法司正卿呢？原来他给庞文出谋划策，献女进宫有功，庞文为扩大自己在朝中的势力，在仁宗面前保奏一本，黄文炳就从灵台官晋升为三法司正卿，掌管生杀大权。仁宗一见黄文炳，口授御旨：“黄爱卿，呼丕显一案孤家交予你秉公审理。”黄文炳心下暗喜连忙叩头：“为臣遵旨。”这时，刀斧手将呼丕显推下，送至三法司听审，若知双王呼丕显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动非刑屈打成招 双岔口兄弟逃生

话说三朝元老王延龄金殿保本，仁宗准奏。黄文炳领旨下了金銮宝殿，回到三法司，二位帮审、三班六房参见已毕，刚刚坐下，就接到国丈庞太师的密书一封。书中言道，国家重犯呼丕显欺君罔上，定然不肯服供，若能将呼丕显拷打成招，愿送黄金三千两，珍珠一百颗，胡珠一袋，日后西宫还有重赏。黄文炳和二位帮审，本来就是庞党，今接此书，口里不言，心下自思：呼丕显呀，呼丕显，你死在九泉之下，休怨我们手狠了。接着，击鼓升堂。黄文炳供上圣旨，一拍惊堂木：“来人哪！把呼丕显给我带上堂来！”两旁衙役将呼丕显带至大堂。只见呼丕显身高九尺开外，膀阔腰圆，面如古月，海下三绺黑须，真乃英雄也！再看黄文炳，獐耳猴腮，两只三角眼，一副阴险相。他高声喝道：“呼丕显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为何调戏西宫娘娘，还不给我从实招来！”呼丕显道：“正卿大人，小王天齐庙降香，不料贵妃也进庙门，臣见驾是实，无有调戏西宫之事。”黄文炳一看不招，说：“请二位国舅庞龙、庞虎上堂。”庞龙、庞虎来到堂

前，黄文炳躬身让过坐位问道：“二位国舅，呼丕显天齐庙降香，骂天子、戏娘娘，可是你们二人亲眼所见？”庞龙、庞虎一口咬定：“呼丕显不仅骂了天子，调戏了娘娘，还痛打了我们兄弟二人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”黄文炳喝道：“呼丕显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呼丕显说：“正卿大人，岂可偏听一面之词！”黄文炳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：“呼丕显，难道二位国舅诬告你不成？看来你是不打不招！”吩咐两边衙役看刑伺候。庞龙、庞虎拜过黄文炳，趾高气扬下堂而去。黄文炳见时机已到，大喝一声：“来人，夹棍伺候！”两旁衙役如狼似虎将呼丕显按倒，上了夹棍。黄文炳微微冷笑：“呼丕显，你可知道，王法如炉，一上刑可没你的好处，看在咱俩同殿称臣的份上，劝你赶快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呼丕显连喊：“冤枉啊！冤枉！为臣天胆也不敢调戏西宫娘娘，那是庞文设计，诬害于我，望黄大人明鉴哪！”黄文炳见呼丕显还是不招，说道：“人似苦虫，不打不成。大刑伺候！”衙役门将呼丕显双腿放在夹棍中，四个大汉一齐压下去，呼丕显只觉轰的一下，天旋地转地昏了过去。黄文炳吩咐用凉水浇头。呼丕显半天才苏醒过来，他睁开二目，咬咬牙关，仍是不招。黄文炳见呼丕显大刑不惧，死不招认，心中也没了主意，只好停审，吩咐衙役，将呼丕显送回南牢再说。

黄文炳回到家中，暗自思量，呼丕显一案确实不好审。如果审不出个头绪，不仅庞老太师不答应，西宫娘娘也会怪罪下来，何不先到庞府禀明一下再想良策。黄文炳坐着八台大轿来到庞府，从后花园偷偷进入太师府。家人迎进书房。庞文和黄文炳行过见面礼，黄文炳将审问呼丕显之事，从头

至尾说了一遍。庞文听罢心中不悦：“黄大人，你怎没有心计，常言道，人身似铁，官法如炉，三法司般刑法俱全，还怕呼丕显不招！”黄文炳见庞太师不高兴，心里十分不安，忙解释说：“为臣别无多虑，唯恐大刑过重，打死呼丕显不好交代。”庞文沉吟半晌，低声说：“现在八千岁庐陵王卧病在床，不问朝政，包拯去陈州放粮，千里未回，朝中有老夫为你作主，万岁面前有西宫娘娘应承，还有何人敢过问此事！”接着庞文又指点黄文炳如何施刑，如何诱供，呼丕显认供后如

